

〔黎巴嫩〕乔治·宰丹著

137878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第一位
伊斯兰女王
——莎吉雷杜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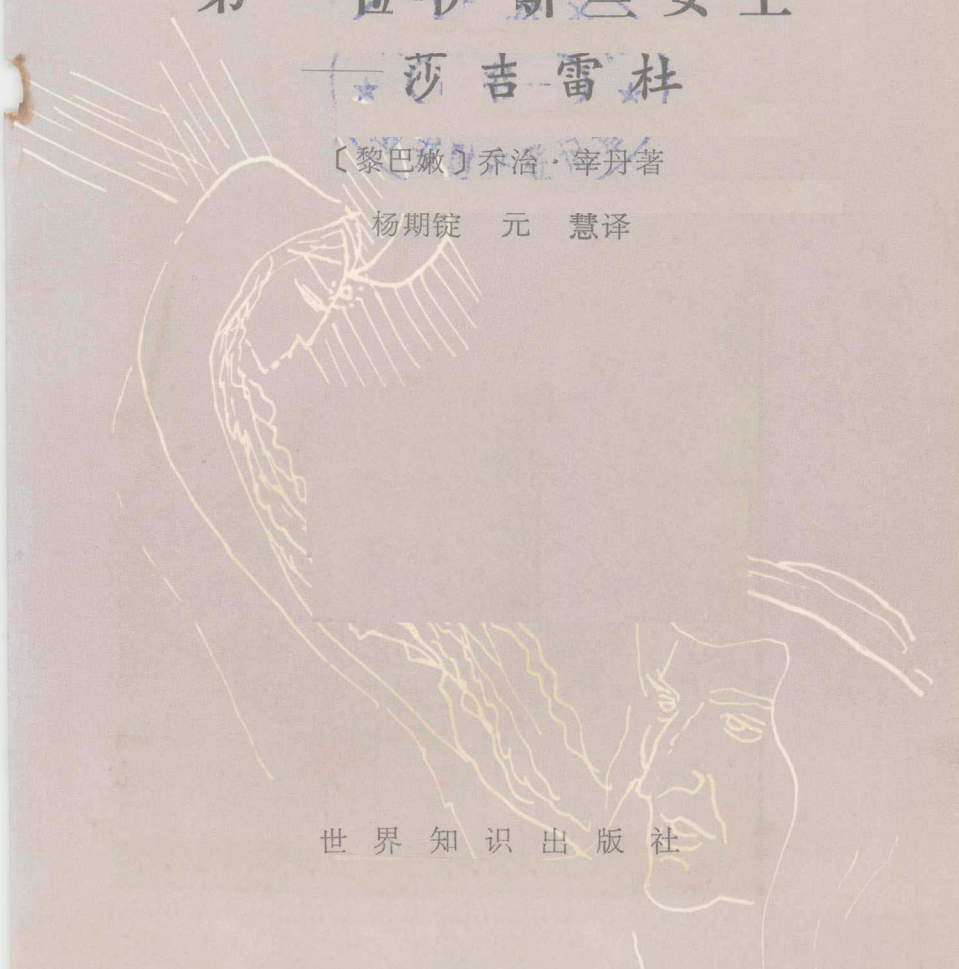
第一位伊斯兰女王

——莎吉雷杜

〔黎巴嫩〕乔治·辛丹著

杨期錠 元 慧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根据黎巴嫩贝鲁特生活图书出版社阿拉伯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崇禄

封面设计：孙为平

•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

第一位伊斯兰女王——莎吉蕾杜

[黎巴嫩] 乔治·宰丹 著

杨期铨 元慧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7 插页：1 字数：152,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书号：10003·031 定价：1.1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原名《莎吉蕾杜》，是一部富有宫廷传奇色彩的阿拉伯历史小说，描写十三世纪中叶埃及女王莎吉蕾杜篡位和被害的故事。莎吉蕾杜原是埃及阿尤布王朝萨利赫国王的爱妃。国王去世后，她借助于相互倾心的军队统领伊扎丁杀死新君，自立为王。先王的另一妃子索拉菲纵横捭阖，巧施计谋，在伊扎丁与女王之间制造怨隙，使莎吉蕾杜害死伊扎丁，又唆使伊扎丁之子杀害了莎吉蕾杜。但是，诡秘多端的索拉菲最后也被年轻将领鲁肯丁所刺杀。

作者乔治·宰丹（1861—1914）系黎巴嫩的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被人们推崇为阿拉伯现代文化复兴的先驱。他著述甚丰，除《伊斯兰文明史》、《阿拉伯语言文学史》、《东方名人传》外，还依据史实撰写了22部阿拉伯历史小说。阿拉伯人盛赞其作品是渊博的历史知识和高度文学技巧与艺术才华的结晶。乔治·宰丹的作品近年来已陆续译成中文，其中有《古莱什少女》、《斋月十七》、《萨拉丁》等。

人 物 表

莎吉蕾杜	萨利赫国王的爱妃
舒卡尔	莎吉蕾杜的侍女
伊扎丁	军队统领
鲁肯丁	统领手下的一位将军
索拉菲	萨利赫国王的妃子
塞赫班	巴格达的绸布商人
穆斯泰西姆	阿拉伯大帝国阿拔斯朝末代哈里发
艾哈迈德	哈里发之叔，亲王
艾布·贝克尔	哈里发之子，储君
穆艾伊丁	阿拔斯朝的宰相
旭烈兀	成吉思汗之孙

目 录

史苑朝露·····	1
在鲁德岛上·····	3
伊扎丁·伊卜·····	17
第一位伊斯兰女王·····	33
废黜莎吉蕾杜·····	52
鲁肯丁·····	70
在巴格达·····	95
穆艾伊丁与旭烈兀·····	122
哈里发与旭烈兀·····	134
舒卡尔在后宫·····	149
鲁肯丁在巴格达·····	163
阿拔斯王朝的末日·····	189
莎吉蕾杜与伊扎丁之死·····	196
艾哈迈德亲王·····	204
鞑靼人攻陷巴格达·····	211

史苑朝露

阿拉伯名将萨拉丁^①在控制埃及之后，修筑了开罗城堡，并且把他的御座设置在那里。他的子孙相继世袭王位，先后当了统辖埃及和叙利亚的国王。直至回历637年^②，萨利赫·本·卡米勒继承王位。他搜罗了一千名左右土耳其马穆路克人^③。为了取悦这些人，在开罗附近的鲁德岛修筑城堡，让他们定居；同时，他移驾那里，把家眷、扈从和近卫骑兵全部从开罗城堡迁到了鲁德岛。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十字军大举进攻埃及的时候，正值萨利赫国王呻吟床褥。闻悉此事，他立即下令征兵备战。由于某些人通敌背叛，一些将领的临阵脱逃，十字军攻占了尼罗河沿岸的达姆亚塔城。不久萨利赫国王去世，他的儿子盖斯丁·图兰夏赫继承王位，号称贞王。但是国家的权力却落入了萨利赫国王的妃子莎吉蕾杜^④的手中，她封锁国王辞

① 萨拉丁·阿尤布（公元1138—1193年）曾任埃及法帖玛王朝大臣。1171年夺取政权，建立了阿尤布王朝。1187年在赫淀附近大败欧洲十字军，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为西欧所震惊。——译者

② 即公元1239年。——译者

③ 原是土耳其人、杰拉基塞人和蒙古人的奴隶，阿尤布王朝收买他们当兵，后来其中有些人掌了权，在埃及建立了马穆路克王朝。——译者

④ 阿拉伯语意为“珍珠树”。她在萨利赫国王死后于1250年掌权，后与马穆路克王朝创始人伊扎丁·伊卜结婚，1257年把他杀死，同年自己被杀。

——译者

世的消息，独揽朝政，直至人们把盖斯丁从叙利亚迎回，拥戴他坐了天下。这些事都发生在回历647年。

埃及人重振旗鼓，同十字军再次交锋，几经鏖战，终于把十字军击溃，赢得了胜利，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和许多官兵作了阶下囚。

以后，贞王盖斯丁方面的人同他父亲萨利赫国王的近卫军发生冲突，近卫军倒戈相向，贞王大惊，欲逃遁而去，结果被他们捉住，在法斯库附近惨遭杀害。他们一致拥立莎吉蕾杜，她就成了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女王。不久，在她与一些近卫军将领、阿尤布王朝的遗老及某些权力争夺者之间又发生冲突，互相角逐不休。最终由土耳其马穆路克人夺取了权力，世袭为王。在他们掌权的岁月里，鞑靼人在旭烈兀^①率领下攻克了巴格达，杀死了哈里发穆斯泰西姆，后任的哈里发便辗转去了埃及。欲知故事详情，请君阅读下文。

① 旭烈兀于公元1219年生，1265年卒。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1253—1259年间，任蒙古第三次西征军统帅，攻灭木剌夷（今伊朗境内），占领巴格达，杀死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穆斯泰西姆。1264年建立伊儿汗国。——译者

在鲁德岛上

“舒卡尔，你看月色有多美啊！”

“是很美，夫人。但哪有坐在您的身边聆听您的讲话更美好！”

“舒卡尔，你是在奉承我，并没说实话；我说的尽是令人厌烦的一些政治问题，谁会乐意听呢？而你，真主已经赐予你一个淡妆素净的美女所需要的一切：美貌、聪慧，嗓音甜润，举止娴雅。难道你喜欢听我讲话？你正值青春妙龄，可我已临近衰老的边缘，饱经忧患，历尽煎熬。”

舒卡尔听了夫人赞美她的言词之后，顿时满面羞惭，连忙说道，“请您原谅，夫人。我愿意跟随在我的主人萨利赫的王妃莎吉蕾杜的身边。——愿真主怜悯国王和他儿子的母亲！夫人，您的赞语使我羞愧难当。真主赋予了您世人所没有的天资，没有一个女人可与您相提并论。愿真主保佑您位尊权重、威望日隆！……”

莎吉蕾杜赶紧用手轻轻堵住侍女舒卡尔的嘴，对她微笑着，而笑意里却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沮丧。她两眸熠熠，沉思片刻，然后一声长叹，说道：“你羡慕我的显职高位吗？这就错了。我的不幸正是由此而来。”她低垂着头这样说着，显得忧虑重重。舒卡尔畏惧地望了她一眼，没再说话。

此刻，莎吉蕾杜坐在王宫阳台上的檀木靠椅上，这些宫

殿是萨利赫国王在尼罗河流经的鲁德岛上建造的。鲁德岛位于开罗旧城与吉萨之间，是尼罗河诸岛最美的岛屿之一，历代国王常把它当作消遣的场所。萨利赫国王在那里处理朝政，从而使鲁德岛取代了列祖列宗寝居过的城堡。他在这个岛上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城堡，按照古代尼罗河地区的标准衡量，这座城堡被誉为标准城堡，也有人把它叫做鲁德城堡或萨利赫城堡。修筑城堡的地方，原先有许多建筑物，其中有宫殿、清真寺、寺院、造船厂，还有法帖玛王朝执政者为其爱妃建造的名闻四方的驼轿。萨利赫国王下令将这些建筑物全部推倒，在原地修筑城堡，为此而耗费大量钱财。他把旧的寺院拆除，用其梁柱、燧石、花岗石、大理石等材料，重新建造了几座宫殿和一座清真寺，并在城堡里种植许多名树奇花和馥郁芬芳的特有香草。当时，欧洲人决意侵犯埃及，为防范他们的封锁，萨利赫在城堡里修筑了六十个堡垒，用以存放武器和粮食。据说，城堡里的建筑十分精巧，当时一块砖石的平均造价为一个第纳尔^①。他还亲临现场，监督施工。竣工之后，他把亲眷、嫔妃，以及约一千名的土耳其近卫骑兵接到城堡居住。在城堡外面，还盖了个巨大的建筑物，里面饲养着狮子、老虎等飞禽走兽。

莎吉蕾杜是国王的爱妃，她为他生了个王子，取名哈利勒，因而深受宠幸。爱妃本人又精明诡诈，所以在国王跟前十分得势。回历647年^②，国王在曼苏尔城去世。当时正在同十字军打仗，莎吉蕾杜唯恐战事失利，于是封锁了这一消息，亲自处理国事，并仿照国王的签字颁发各项命令。但她

① 阿拉伯古代金币。——译者

② 即公元1250年。——译者

仍向大臣们透露了出来，特别是对伊扎丁·伊卜·图克曼，因为他俩互相倾心已久。大臣们决定派人告知萨利赫国王的儿子盖斯丁，把他从吉法要塞召回，推举他率领军队继续同十字军作战。

莎吉蕾杜心神不定地返回自己的寝宫，尽管她十分信赖舒卡尔，但也不愿向她表露心计。月明之夜，莎吉蕾杜忧心忡忡，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何竟彻夜不眠。舒卡尔天生丽质，说起话来悦耳动听，又善长琵琶的演奏，因而莎吉蕾杜对她十分怜爱。当她难入梦乡之时，就把舒卡尔叫到身边，同她亲切地促膝长谈，以排遣郁积胸中的烦闷。莎吉蕾杜衣着平常，身罩一件花缎长袍，坐在阳台之上，俯视着远处的尼罗河。四周万籁俱寂，惠风徐徐，轻拂着她随意披散在背上的长发。她身上的长袍并没有穿好，旁人看了会觉得她是那样心烦意乱，更何况她的两眼流露出惊惧的目光，道出了她的内心是多么地忧伤。她是个女人，但与其他的女人不同。她有一副男人的心肠，更有帝王一样难填的欲壑。如果她决意要干一件事，那末她会不顾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去排除前进路上的障碍，象某些雄心勃勃的伟大人物那样一干到底。

她的贴身侍女舒卡尔，是个楚楚动人的土耳其姑娘，莎吉蕾杜对她爱护备至，把她视同知己。由于莎吉蕾杜机警过人，从不向任何人披露心迹，也不相信任何人能严守机密，因此近卫骑兵的将领们都对她畏惧三分，揣测不已，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个既令人尊敬又令人可怕的女人。

那天夜里，莎吉蕾杜和她的侍女舒卡尔慢步走出萨利宫——这个岛上最为富丽堂皇的宫殿，穿过盖有顶棚的长廊，来到可以鸟瞰尼罗河的阳台。她坐在锦缎罩面的软椅

上：舒卡尔在一旁为她弹奏琵琶，唱着她经常点唱的歌曲。王妃凝望着眼前的尼罗河，沉浸在一片联想之中。月亮映照着尼罗河的水面，银光闪闪；若是水面上没有抖动的波纹，尼罗河就象一条纯净的银带，或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当时，人们就是把磨光了的银子当作镜子的，而不象今天用的玻璃镜子。

莎吉蕾杜沉默良久，无心欣赏舒卡尔的歌喉，只是环视着尼罗河对岸吉萨一带的景色。那里，一排排的枣椰树低首垂立，仿佛是一群撑着阳伞来河边汲水的少女，到达岸边后忽然又胆怯起来，因而望着潺湲的流水谦恭地站着。河中倒映着枣椰树婆娑的情影，就象这群少女在河里沐浴，也许是感到寒意，或是害羞，她们的身子在微微地颤抖。莎吉蕾杜愿意她的侍女以为她已被美丽的大自然所陶醉，故而一言不发，因此她对使女说：“舒卡尔，你看月色有多美啊！”

看到夫人愁绪全消，舒卡尔欣喜异常。当夫人称赞她的嗓音时，她的心中更增添了感激之情。但不一会就发觉，夫人又双眉紧锁起来，舒卡尔不禁为她的处境深感不安。夫人的不快，也使舒卡尔黯然神伤。她忧郁地放下手中的琵琶，走到夫人跟前，双膝跪下，吻过夫人的膝盖之后，说道：“夫人，什么事竟使您如此闷闷不乐？我是您的贴心人，您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难道您还信不过我吗？”

听了此话，莎吉蕾杜深受感动，顿时面露喜色，笑吟吟地把一只手放到舒卡尔的头上，就象一位少年嬉戏自己心爱的姑娘一样，抚摸着她的秀发和面颊。舒卡尔低垂着头，感到十分快活，因为这表明她的主人对她并不存任何芥蒂。莎吉蕾杜以为舒卡尔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心事，也不会知道自己严守的秘密，因而便打算向她透露些许心底的隐私。这正

是一些保守秘密者常犯的毛病。情人习惯于保守爱情的秘密，觉得这样有其特殊的滋味，并以为除了自己的心上人以外，不会再有人知道他们的秘密。然而，这种爱情或许早已成了四邻八舍、婢女家奴们的闲谈话语。诸如此类，特别是与平民百姓有关的种种秘密，总是保守不住的；平民百姓反而对企图保守秘密的人守口如瓶，并让他以为他的秘密是大家全然不知的。这种人往往对左邻右舍十分戒备，却对婢女家奴们无所防范。后者恰恰热衷于探听别人的秘密，并张大其事地说长道短，凭想象预卜未来，于是往往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尽管主人没有对舒卡尔透露真情，舒卡尔对主人的心事一清二楚，然而她却佯做不知，要求莎吉蕾杜披露心迹。莎吉蕾杜对她说：“你应该感到，我并不对你保密，但有些事你确实不必知道。”

舒卡尔却说：“我不想知道与我无关的事，但我懂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向他所爱怜并信赖的人倾诉衷肠，那么他定可减轻自己心中的烦恼。”

听了此话，莎吉蕾杜机警地笑了起来。她挑逗地说：“看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品尝过透露秘密的滋味。”

舒卡尔害羞地低下了头，说：“我可没有值得保守或透露的秘密，我的秘密也无足轻重，但我知道别人是这样的。夫人，难道我说得不对？”

莎吉蕾杜连忙说道：“不，你说得对。但从现在起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让我欣赏一下你那优美动听的歌声吧！”

舒卡尔并不认为夫人有意拒绝她的要求，她从夫人的眼里看到了一种胜于言语的信任的目光，便说道：“夫人，我对您唯命是从。但是，我更想为您减轻烦恼。”

莎吉蕾杜很愿意同这位恬静娴雅的使女倾心深谈，因而以试探的口吻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心烦意乱吗？”

侍女说：“这叫我从何说起呢？我所看到的是您踌躇满志，喜气盈盈，您获得了别人无法获得的一切。王公贵族们都想得到您的欢心，博得您的青睐；只要您高兴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看上一眼，您就可以赢得他的整个心灵。然而，这一切您都无暇顾及。或许我的主人伊扎丁·伊卜是值得您钟情的，他是王公贵族中的佼佼者，盼望您青眼相看……”

一听到伊扎丁的名字，莎吉蕾杜立时羞得两颊绯红，但她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打断侍女的话，说道：“舒卡尔，象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考虑这种问题的，那只是象你这样的少女们的事。”

尽管舒卡尔十分了解夫人和土耳其将领伊扎丁·伊卜·图克曼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对于夫人的辩解，她仍然表现得深信不疑，并立即转换了话题：“夫人，我太冒失了，请您原谅，宽恕我的过错。或许，我的主人萨利赫国王——愿真主怜悯他——离开人世以后，您是在为国事而忧虑伤神吧？”

莎吉蕾杜立即接过话题：“正是。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在曼苏尔和法斯库一带，我们同欧洲人的战争仍在进行。”

舒卡尔却说：“据我所知，喜讯频传，使者送来了我军大胜法国人的捷报。三千法国人被杀；路易国王被俘，现正囚禁在伊本·卢克曼的住所。使者还带来了法国国王的御衣御帽，那是一件套有灰色裘皮袄的红色天鹅绒长袍，还有一顶金镶玉嵌的帽子，已经在开罗公开展出。这一切难道您都没有听说？还是您对这些消息表示怀疑？”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舒卡尔接着又问：“夫人，那么还会有什么事使您焦虑不安呢？”

莎吉蕾杜悠悠一声长叹，说道：“舒卡尔，你真叫我没有办法，看来我一定得向你吐露真情了。我的忧虑倒不在于法国人有多么可怕。我们的士兵个个英勇强悍，特别是那些土耳其人，萨利赫国王曾为他们建造了这座城堡，因而他们在战斗中更加勇猛善战。但我担心，由于贞王盖斯丁的行为不端，我们的军队可能会分裂。”她一边说，一边惋惜地摇着头。

舒卡尔接着说道：“虽然我不懂得国家大事，也从不过问国家该如何管理，但请允许我向您大胆进言：你们把他从吉法要塞接来，又让他登基掌政，我认为这是你们的过错，王公贵族中才识过人者并非绝无仅有。”

“不由阿尤布家族的王室成员继承王位，百姓是不会顺从国王的；否则，问题就简单了。如果盖斯丁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事情也好办得多。但是，他愚昧无知，贪恋酒色，一旦喝得酩酊大醉，他便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听说他在夜里把许多根蜡烛排列成行，然后手执宝剑砍断这些蜡烛，并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这就是北边的近卫骑兵的下场！……’他指的就是我们的土耳其近卫骑兵。他来此已有两个月了，却仍然偏袒随同而来的库尔德族近卫骑兵，而讨厌我们的近卫骑兵。我们同欧洲人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我们的英雄，特别是伊扎丁·伊卜、鲁肯丁·比卜雷斯和赛福丁·贾特兹等人。而盖斯丁却常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因而我担心，长此下去，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分歧，最终把我们打败！”莎吉蕾杜垂首沉思片刻，舒一口气，“我

已作了安排，如能成功，我们就可消灾祛难。”说完，她站起身子，显得有些烦躁，唯恐舒卡尔又要追根究底，探问她所不愿透露的计划。

舒卡尔知道夫人的心思，因而只是眼望着尼罗河水，信手拨弄着琵琶。不一会儿，她发现尼罗河远处的水面开始动荡起来，定睛一看，只见一个黑魑魑的物体从北面漂浮而来。当她分辨清楚是什么之后，禁不住脱口喊出声来：“有条船正向我们这儿划来，深更半夜的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莎吉蕾杜正在梳理自己的头发，听到舒卡尔的喊声，朝那条船凝神注视了一会儿，也急切地嚷道：“一定是伊扎丁派来的人，不知有什么事呢？”她边说边裹紧身上的花缎长袍，匆匆向码头疾步走去。舒卡尔紧随在后，也感到十分惊讶。

鲁德岛有座美丽的码头，因为岛上有个军火库，码头一带经常停泊着一些船只。从码头到城堡由一条便道相连。莎吉蕾杜在慌忙赶往码头的途中，开始慢慢地镇静下来，因而又从原路折回，转身朝一座大殿走去，那是萨利赫国王接见使团、王公贵族和大臣们的地方。

大殿的建筑富丽堂皇，萨利赫国王曾煞费苦心，把它装饰得尽善尽美。大殿里面有个大理石圆柱的大厅，天花板上绘制着各种描金图案和美丽的文字雕饰；四壁以樟木和檀木为柱，用条纹大理石砌成。墙上，满眼是贴饰金箔的俊逸的古兰经经文，身临其境，真叫人眼花缭乱而又心旷神怡。

萨利赫国王晏驾后的两个多月里，莎吉蕾杜再没有来过这里。现在，她尽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命令几名宦官把

宫门打开，然后径直走了进去。舒卡尔尾随在后，知道夫人此刻心烦意乱，以为她想找个僻静之处小憩片刻，因而舒卡尔又悄悄退回门旁，并低声说道：“夫人，请允许我告辞。”

“你到哪儿去？”

“听从您的吩咐。我担心我留在这里会使您增添烦恼。”

莎吉蕾杜示意她不要走开，并说：“舒卡尔，你过来，我对你毫不隐瞒什么。”莎吉蕾杜就在大厅中间曾是萨利赫国王坐朝的金色御座上坐下，并示意舒卡尔坐在身旁的一把描金椅子上。大厅里点着蜡烛，一些华美的雕饰在烛光映照下呈现眼前。舒卡尔端详着坐在御座上的夫人，竟吃吃地笑了起来。莎吉蕾杜不解地问道：“舒卡尔，什么事使你这样发笑？”

“夫人，看见您坐在这里，我真感到高兴。这是个好兆头，这个位置就适合您来坐！”

莎吉蕾杜为这个好兆头不禁心头撞鹿，因为她确实喜欢当个统治者。但她对舒卡尔却矢口否认，显得对这种事情十分淡漠，并且无力胜任。这会儿，她下令把看管这座宫殿的管事找来。管事受命来到，她命令管事速去码头，如果有人送信来，就让他把送信人领入大殿。

此时此刻，莎吉蕾杜如坐针毡，焦虑不安，但却极力克制着自己。舒卡尔坐在她的身边，津津有味地列数着大厅里的奇珍异宝，以及萨利赫国王为建造这座宫殿所耗费的资财。她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当时萨利赫国王如何亲自督察施工的种种见闻。就在这时，莎吉蕾杜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号角声，她明白这是船已驶抵码头的信号，不觉一阵心跳，